



## 一线调研

聚光镜·“安心托幼”行动①

托育服务是学龄前儿童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,要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机构建设,减轻家庭育儿负担——

# 如何缓解“带娃难”

■ 本报记者 李明杰 文/图

“有个场所能把孩子照护好,让我们也能安心上班”

供给不足 托位难求

“来,小朋友们,跟着老师后面往前走”“看,我们已经穿过了一道门,前往下一站了……”7月1日上午10时,在合肥市启鹿幼儿托育中心,十几名两三岁的小朋友正在老师带领下,欢快地在活动室室内穿梭。

“我们中心里有50多名3岁以下的幼儿。这几年生育政策变化,家长们对托育的需求挺旺盛的。”合肥市托育行业协会会长、启鹿幼儿托育中心负责人周玲玲告诉记者,不少家庭存在“由家里老人带觉得素质达不到”“由保姆带不放心”的顾虑,使得针对0岁至3岁婴幼儿的托育服务越来越火。而在城市里,“没人带孩子”是制约家庭生育的突出因素。女性要兼顾照顾幼儿和工作,难度非常大,于是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便逐渐旺盛。

“我们夫妻俩都上班,爷爷奶奶年龄大,上幼儿园又没到年龄,只能送到托育机构。”阜阳市民高先生称,他孩子2岁半,已经在托育机构上半年了,“有个场所能把孩子照护好,让我们也能安心上班。”

根据国家卫健委2021年数据显示,我国约有4200万0至3岁的婴幼儿,其中1/3

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,但实际入托率仅为5.5%左右。

家长对托育服务需求旺盛,而目前市场上托位供给不足,托育服务供求矛盾较突出。以合肥市为例,相关统计显示,合肥市常住3岁以下婴幼儿36万人左右,有托育需求约10万人。但全市现有登记托育机构仅778个,托位仅2.2万个,很难满足家长对托育服务的需求。

据悉,我省大力推进“安心托幼行动”,在解决婴幼儿“托育难”的问题上,通过多渠道多方式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,到2025年,全省总托位数达28.4万个,千人口托位数达4.6个,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基本形成。“托育服务是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实事。当前我省普惠托育供给少、群众‘托育难’问题较突出。”省卫健委副主任崔礼军在“安心托幼行动”政策新闻发布会上表示,我省将采取推进普惠性托育机构建设、多渠道提供托育服务、推进托幼一体化等措施,缓解当前托育服务供求矛盾。

“我在小区周边挑选托育机构,发现不少机构收费都在每月4000元以上”

费用较高 发展受阻

在供求矛盾造成“入托难”的同时,“入托贵”“运营难”也是托育服务的发展难题。

“我在小区周边挑选托育机构,发现不少机构收费都在每月4000元以上。”合肥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。最后,经过对比,她把2岁多的孩子送到了稍微便宜一些的机构,每月3000多元。

记者走访发现,目前合肥市不少托育机构招1岁以上的孩子,价格每月从3000元到4000元不等。有些高端小区旁、优质地段的托育机构收费更高,令许多家长望而却步。

家长抱怨“入托贵”,托育机构也有话说。“尽管收费标准较高,但大部分托育机构运营仍较为困难。”周玲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,以启鹿幼儿托育中心为例,每月房租10万元左右,12名工作人员月工资共近9万元,目前托班人数有50人左右,每人每月收费在3900元左右,如果定价较低,很难实现盈利。“目前市场上多数托育机构往往提供全日托、半日托、计时托、临时托等托育服务,服务精细化的同时也意味着较高的人力、物力成本。”

据全国政协在2022年初调研发现,目前全国有九成以上托育机构是营利型企业,2021年,超七成已备案托育机构亏损运营,“普遍面临前期投入多、运营成本高、投资回收期长、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”。

去年,省卫健委联合有关部门印发《安徽省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(试行)》。托育机构备案实际上是规范托育服务,提高托育机构管理专业化、服务优质化水平的手段。“当前托育机构备案率不高,以蜀山区为例,全区注册托育机构有133家,而仅有18家备案合格。”合肥市蜀山区卫健委副主任夏守政说,托育机构不备案,相关部门很难对其进

行监管。同时,托育服务价格依市场而定,难免“水涨船高”。价格过高,既增加了有托育需求的家长的负担,对整个托育服务行业发展也十分不利。

“建立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,保持对符合普惠条件的托育机构运营补贴的稳定投入”

政策支持 普惠建设

“价格不贵,离家又近,我们是打心底欢迎。”7月1日下午4时许,记者走进合肥市蜀山区十里庙社区,听到一位家长对社区普惠托育园的称赞。

十里庙社区普惠托育园是一家公建民办的普惠性托育园。“社区出场地,由专业机构负责师资和运营。既能节约机构办园成本,也降低了家长负担。”运营该社区托育园的合肥蜀山区托育园创始人曾春介绍,社区为机构提供场地支持,给予10年免租。成本降低了,托育服务费用也从每月均价3800元,降到了1600元。

在曾春看来,社区建普惠托育园是目前众多托育服务发展模式中的较好选项。“托育园应该走小规模、社区化发展道路,以社区为中心,方便孩子就近入学。”她建议,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,充分利用公共闲置用地,推广建设社区普惠托育园,让更多婴幼儿家庭受惠。

“加大政策支持,调动社会积极性,降低托育服务的成本,实现普惠目标。”周玲玲认为,在行业发展初期,托育机构普遍面临成本高、抗风险能力弱等挑战,仅靠市场力量很难解决“入托难”“入托贵”等问题,必须建立常态化支持保障机制,保持对符合普惠条件的托育机构运营补贴的稳定投入。

记者了解到,为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,我省各地着力加强政策支持。如淮北市实施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,出台促进和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、照护服务机构管理办法、设置标准、支持政策清单等6个文件,优先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;合肥市出台《合肥市托育机构市级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,落实对托育机构新增托位补助、收托运营补助、职业技能培训补助和市级示范托育机构奖补,进一步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。

在夏守政看来,针对不同类型的托育机构,既要强化细化相关政策支持、资金投入,也要规范托育机构收费管理。相关部门要尽快出台政策,对公办托育服务机构、非营利性民办托育机构、营利性托育机构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并加强监督和管理,保障托育服务真正实现普惠性。

· 面对面 ·

记者对话长期关注托育服务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——

## “真金白银”发展普惠托育

对话人:全国人大代表 崔建梅  
省人大代表 李长娟

■ 本报记者 范孝东

记者: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有何重要意义?

崔建梅:如今,“带娃难”成为许多有婴幼儿照护需求家庭的共同感受,主要原因在于传统家庭抚育方式已经不适合当下家庭发展模式。“七普”数据表明,我国家庭户均2.62人。以一孩家庭为例,如果父母都要上班,带娃必须借助“外援”,比如让爷爷奶奶帮着带,或者送到托育机构。而随着“三孩”政策放开,对于一些二孩、三孩家庭来说,即使有老人帮着带,也难以缓解家庭的育幼难题。因此,促进托育服务发展,逐步满足家庭日益迫切的托育服务需求,有助于减轻家庭养育的时间成本和经济压力,缓解群众生育焦虑,释放生育政策红利,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

李长娟:在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、群众希望享受高品质生活的背景下,育儿其实已经突破了家事的范畴,而是一项需要家庭、机构、政府等各方协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。首先,传统的家庭抚育必须投入一定的人力和时间,现实中一些宝妈为了照顾孩子,只能选择放弃就业,不利于家庭成员的充分就业。其次,当前我国的托育服务处于起步阶段,服务质量、费用等方面缺乏规范,一些机构甚至会打着各类早教的名目,收取高额费用的同时,更会强化家庭的带娃焦虑,也不利于婴幼儿的健康成长。所以,育儿既是家事,也是国事。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,增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,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切实之举。

记者:当前实施普惠托育面临哪些问题?

崔建梅:最大的问题还是供给严重不足,现有托位数量离群众需求有很大差距。从现有的发展模式来看,当前托育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,一是企事业单位开设的针对员工的托儿所,二是专门的托育机构,三是早教机构开办的托育班,四是幼儿园下设的幼托班。但我调研发现,目前在我省主要的托育主体还是幼儿园和早教机构开设的托班,专门的托育机构很少,普惠性托育机构更少。另外,不同城市地区、城乡之间,托育服务发展不平衡也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李长娟:所谓普惠托育服务,就是在保障服务质量的基础上,还要做到收费合理、布局优化,真正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需求。不过,目前来看,由于民办营利性机构仍是托育服务的主体,市场化托育服务价格较高,超出了很多家庭的承受能力。此外,现有的托育机构偏少,服务供给不足,难以有效覆盖有婴幼儿照护需求的家庭。

记者:如何切实缓解“入托难”“入托贵”?

崔建梅:今年省里实施暖民心行动,将安心托幼作为其中一项重要行动,及时回应了群众关切,必将有效解决群众当前面临的托育难题。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,还是要从扩大服务供给做起。各地可结合实际,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普惠托育服务发展模式,持续扩大托育服务资源的供给总量。在实施中应精准把握家庭托育需求,统筹规划托育服务供给结构与布局,建立与常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规模。

李长娟:托育机构普遍面临成本高、抗风险能力弱等挑战,仅靠市场力量很难解决“入托难”“入托贵”等问题。日前,我省出台《安心托幼行动方案》,明确了一系列支持政策,特别是在财政补助方面,拿出真金白银支持各类机构发展普惠托育服务,将会大大激发相关主体发展热情和动力。相关方面应抓好政策落实,强化监督、考评等监管方式,确保政策红利真正转变为行业发展成效,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更加方便、平价、优质托育服务。



更多内容  
扫码阅读



合肥市启鹿幼儿托育中心,十几名幼儿正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学习使用餐具。

· 得失谈 ·

## 让社区托育托起“明天的太阳”

■ 徐海

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三胎政策放开,托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家长关心的话题。目前,许多幼儿园没有适合3岁以下儿童的“小小班”,市场上招收3岁以下的托育机构费用也比较高昂。如果家中没有长辈帮忙,“没时间”“没人照顾”成了双职工家庭生育孩子的顾虑之一。据统计,全国0岁至3岁婴幼儿中,1/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,但实际入托率仅为5.5%左右,供需矛盾突出。破解孩子“入托难”,缓解家长“托育焦虑”,发展社区托育是一种很好的解决途径。

作为公共服务平台,社区是就近为居

民提供便捷的养老和托育等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。早在2019年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要求,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力度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家政服务提质扩容,加大社区养老、托幼等配套设施建设力度,在规划、用地、用房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。随着政策不断完善,各地出现不少做法、好模式。例如,北京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,打造“一刻钟”托育服务圈;上海利用各类社区综合服务设施,建设标准化、嵌入式的“宝宝屋”;合肥十里庙社区试点筹办全省首家公建民营普惠托育园……社区托育服务模式有望成为

实现“幼有所托”的重要支撑。

托育0至3岁儿童,就近就便是家长普遍诉求。让孩子在家门口能享受托育服务,需要因地制宜、合理布局,解决场地问题。大力推进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建设,将社区托育服务设施与新建居住区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交付使用。已建成小区,要注重盘活存量资源,通过置换、租赁等方式完善社区托育设施,并与社区服务中心及社区卫生、文化、体育等设施功能衔接,发挥综合效益。教育等部门可对现有幼儿园资源进行整合,延长学前教育服务链条,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3岁以下幼儿,实现托幼一体化发展。

众所周知,年龄越小的孩子越需要费心费力照顾,托育机构运营成本比其他学前教育要高很多,收费也自然就“水涨船高”。面对旺盛市场需求,社区托育服务需要充分考虑普通家庭承受能力,明确社区幼儿托育点的公益性、普惠性原则,防止出现“入托贵”导致“入托难”。政府应拿出真金白银,以减免房租、水电费用等形式进行支持,鼓励社区运用公办民营、民办公助、合作办托等多种运营模式引入社会资源,减轻托育机构运营成本。加大对优质托育机构奖励力度,促进托育服务质量提高。发展社区托育服务,既要做好政策、资金等配套支持,也要规范行业标准,加大监管力度,守好婴幼儿安全基本底线。

孩子是祖国的花朵、明天的太阳。加快推进社区托育机构建设,丰富托育服务形式,切实解决普惠托育供给少、群众“入托难”问题,让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放心、安心。